

辽苏双城记 ④从江苏到辽宁

清代流人：用苦难铺就文化北迁之路

本报记者 刘臣君

核心提示

“南国佳人多塞北，中原名士半辽阳。”清代诗人丁介《出塞诗》中的这两句，集中呈现了清初东北流人史上最为突出的历史现象：大批来自江苏的文人士子、官宦士人被清廷流放至辽宁、黑龙江，以尚阳堡、宁古塔、盛京、辽阳为主要戍所。这一群体规模之大、文化层次之高、影响之深远，在中国古代流放史与文化传播史上均属罕见。

流人离开故土、远赴绝塞，个人命运多舛困顿，但这批江南士人以被动的方式，完成了一次由南向北、由中原腹地到东北区域的文化输入。记者就此采访了《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》主编、辽海出版社副总编辑徐桂秋，清史研究专家、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廖晓晴。



《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》收录珍稀文献200余种，季开生的《慧臣诗稿》收录在第四辑中。

院大学士的丈夫陈之遴卷入党争获罪，全家被迫踏上流放之路。徐桂秋介绍：“徐灿为明末清初著名女词人，与李清照并称‘词坛双绝’，顺治十二年随夫流放盛京7年，词风由清丽转为沉郁，家国之痛与身世之悲尽入笔端。”曾经的拙政园风雅，转眼变成边塞风雪，一代才女的半生，就此隐入盛京尘烟，直至陈之遴病逝，她才得以重返江南。

还有一种流放，是因心怀明朝、笔墨生情而招致的文字之祸。浙中通海案、《南山集》文字狱等，皆将江南士子成批遣戍东北，再无归期。

从云端跌落泥沼的命运转折，在清初的流人群体中，比比皆是。

苦难铸就的文化传播

为了在天寒地冻的辽宁生存下去，江南流人在戍所以讲学、著述、传艺、行医等方式，将江南文化体系与实用技术传入辽宁，推动当地教育、文学、艺术、医疗、生产技术全面发展。

廖晓晴说：“那些因文字狱、科场案而流放的考官和知识分子们，往往博学多闻，在‘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’的儒家

思想影响下，这些文化流人忍辱负重，积极进取，他们或著书立说，或聚徒讲学，或兴办诗社，或协助地方编纂志书，将先进的中原文化传播到当时相对落后的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，同时也在戍所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”

徐桂秋介绍，顺治、康熙年间发往盛京、尚阳堡的流人中，仅江苏一省可考者即达数百人，构成流人群体的核心层。这批人多为进士、举人、官员、文人、书画家、医者与技术专才，携完整知识体系与生活方式进入辽东，在贬谪境遇中仍承担起文化传播的使命。

徐灿是流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文人。著名诗人纳兰性德曾评价她是“南宋以来，闺房之秀，一人而已”。她的诗词风格在流放前后发生了巨大转折。

“雨窗闲话，叹浮生何必，是今非昨。几遍青山酬对好，依旧黛眉当阁。”这是徐灿夫妇寓居杭州时，雨后同游西湖的唱和之作，虽然有女性词人的感伤，但待到她真正流放到盛京，“霜冷长河，云深绝塞，梦里归程杳”等句，才将身世之感、家国之思与边塞之景融为一体，直接提升了清初辽东文学的审美品格与艺术高度。

徐桂秋评价，徐灿的《拙政园诗集》《拙

政园诗集》，在明末清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其诗风承继李清照，又融入时代沧桑与个人遭际，与纳兰性德等人的词风相互辉映。

在结社唱和方面，流人将江南文人雅集、结社赋诗的风尚带入辽宁，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格局。最具标志性的事件，是诗僧函可组织的冰天诗社。函可因私撰明史获罪流放盛京，以其不屈品格与渊博学问，吸引左懋泰、李呈祥、郝浴、季开生等32位同遭贬谪的流人文士结社唱和、吟诗作赋。这是清初盛京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出现的第一个文人社团，不仅活跃了学术气氛，更搭建起江南文脉与辽东文坛之间的桥梁，使南北文化交流在流人群体中得以持续展开。

季开生作为冰天诗社核心成员，以诗存史，其《慧臣诗稿》《出关草》真实记录了尚阳堡的自然环境、民生状态与流人生活。诗中“凿冰十丈得泉源，却望千峰白雪围”写出边塞严寒，“每愧野人勤给米，久劳邻媪代炊薪”则留存了流人与当地民众互助的社会实况。徐桂秋认为，季开生的诗直书所见，是清初尚阳堡社会最可靠的实录。

同期流放辽宁的江南士人顾永年，筑“梅东草堂”以诗文自遣。其《梅东草堂诗》中“天涯羁旅恨悠悠，万里关山客鬓秋”“冰天诗酒聚天涯，同是飘零感岁华”等句，呈现流人群体的精神世界，带动盛京一带形成崇文吟诗的风气。徐桂秋认为，顾永年以草堂为据点，维持江南士人的文化形态，为辽东文风兴起提供了重要示范。

在传艺行医方面，流人中的实用技术人才直接改善了辽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康熙三十年(1691年)被流放铁岭的戴梓，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火器专家、书画家。他在戍所以卖文卖画为生，将江南文人画风格传入辽东，其机械制作之巧思亦在当地流传。因科场案被流放尚阳堡的陆庆曾，“家亦贫，以医自给”，在缺医少药的边地行医济世，直接缓解了当地百姓的疾苦。此外，流人还将江南的农耕技术、建筑技艺、商品贸易观念带入辽宁，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。

廖晓晴认为，陈之遴、徐灿、季开生、顾永年、戴梓、陆庆曾等江南流人，身处绝境而不坠斯文，以笔耕、讲学、传艺、济世的方式，把江南文化植入辽宁土壤，弥合了清军入关后东北文化断层危机，本质上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建设，是一段由苦难铸就的文化传播史。

这些江南士人离乡别土，身陷绝塞，却在困顿中用诗文、讲学、行医留存文脉，以苦难为代价，完成了一次由南向北的文化传递，在清代东北开发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江南士子的东北流放路

流人是古代法制与边疆政策形成的特殊群体。清承明制，清初撰修的《大清律例》基本上依据《大明律》删削增补而成。“流”在清代五刑中仅次于死刑，《大清律例》定义为：“流者，谓人犯重罪，不忍刑杀，流去远方，终身不得还乡。”

徐桂秋介绍，清廷向辽宁遣发流人，始于皇太极天聪七年，清政府将俘获汉人发往尚阳堡；清军入关后，又将大批罪犯发配至此，盛京、尚阳堡、辽阳逐渐成为辽沈地区流人聚居中心，仅顺治、康熙两朝，发往尚阳堡的流人及家属即达数千人。

廖晓晴在研究清初辽宁流人群体时发现，江南士子文化层次高、影响大，获罪原因相对集中：一为科场案，二为直言谏诤，三为朝堂党争，四为涉南明与文字之狱。

科场案的处理，可以说是清初给文人们留下的“杀威棒”之一。廖晓晴说，顺治十四年(1657年)的丁酉西北闹科场案，李振邦等7人被斩首，陆庆曾、孙咏、张恂、张天植、张绣虎等人及其家属于同年被流放到尚阳堡。同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丁酉西南闹科场案，正主考官方犹和副考官钱开宗皆因“纳贿作弊”而被斩首，涉嫌举人吴兆骞、方章铤等人翌年被流放到宁古塔。

尚阳堡作为辽宁地区最大的流人流放地，也是清初与黑龙江宁古塔齐名的两个国家级最大的犯人流放地之一。廖晓晴说，该地位于今开原市以东约9公里处的清河水库。上世纪中叶兴建水库后，古城尚阳堡遗址便淹没在清河水库的万顷波涛之下，潜水员在水下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的遗存。

江苏泰兴的季开生便被流放至此。廖晓晴说：“季开生是顺治十二年任兵科右给事中，因弹劾清廷派太监赴江南采买秀女，被以‘肆诬沽直’罪名流放至尚阳堡，成为清初直言获罪流徙辽东的典型。”

徐桂秋自2013年起担任《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》的策划、主编，截至2024年，《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》已出四辑45册，收录珍稀文献200余种，季开生的《慧臣诗稿》收录在第四辑中。

徐桂秋介绍，季开生在顺治十六年卒于尚阳堡的戍所，年仅33岁。在他的诗稿中留下了对艰苦生活的记述：“岩风易结杯中雪，炕火难融被上霜。”

因丁酉科场案被流徙尚阳堡的江苏士人孙咏，也在《开原》诗中写道：“黄龙塞北是开原，木叶山前战垒存。城内草深饥虎啸，百花如锦亦销魂。”

如果说科场蒙冤、直言获罪是个人命运的悲剧，那朝堂党争带来的则是整个家族的沉沦。江苏吴县才女徐灿，因任弘文

排练厅

音乐厅呼啸的风雪，来自N次“再来一遍”

本报记者 吴丹

一支交响乐团是怎么“炼”成的，指挥手里那根小棍儿到底比画的是啥意思，乐手们在台上胸有成竹的表情背后藏着多少“再来一遍”的坚持……3月31日，是辽宁歌剧院(辽宁交响乐团)今年首个排练开放日。记者“混”进乐迷队伍，揣着从“粉丝”群里征集来的问题，探寻古典音乐排练幕后鲜为人知的“门道”。

下午两点，乐团三楼排练厅的门准时打开，30名乐迷带着欣喜鱼贯而入。地板上有划痕，琴盒上有贴纸，乐手们脚下是各种水杯。“原来交响乐的‘出品车间’长这样！哎，怎么好像跟之前看《黄河大合唱》演出的‘阵型’不一样？”有乐迷小声道。“这是纯俄式摆法。”作为开放日活动的引导老师，打击乐首席牛天元介绍，“除了打击乐，弦乐和管乐的位置都调了。”

《g小调第一交响曲》的旋律响起，将人们引入俄罗斯的茫茫雪地。音符落下的时候，坐在第一排的一位乐迷下意识捂住了耳朵——太震撼了，低频从地板传上来，震得人人心口发颤。

这就是排练厅，没有音乐厅的声学修饰，声音是近乎“裸奔”的。你甚至能看到小提琴部里某位乐手换弓时皱一下眉，能听到铜管乐手在强奏前深吸的一大口气。“这是声音最真实的状态，就为了及时捕捉和纠正每一丝瑕疵。”牛天元说。

这是为了两天后“炽情·梦幻——柴可夫斯基之夜交响音乐会”演出而进行的最后合成。而此前，已经进行了连续两周的排练。“提前半年发谱子，每人自己练自己的；再由首席带领各声部分排——木管、铜管、弦乐各在一个房间，得一周；然后常任指挥带整个乐团分排，又一周。”“哦，演出一部交响乐作品的‘生产周期’得这么长啊！”

“停！”俄罗斯指挥家安东·托尔别夫放下指挥棒，表情略显严肃，“大提琴和贝斯，慢一



辽宁交响乐团在常任指挥安东·托尔别夫的带领下进行最后的冲刺排练，每一个音符都凝聚着指挥和乐团的匠心与热忱，只为在演出当晚，呈现最纯粹、最震撼的古典音乐之声。

受访者供图

点。”“开始，一二！”乐手们调整呼吸，重新抬起琴弓。“听一下圆号和小号，再来一遍。”“二提、中提，按奏第四拍要快一点，再勇敢一点。”这样的“再来一遍”，在这个下午重复了不下20遍。但每一遍之后，都有变化——铜管更亮了，打击乐声部与管弦乐声部的融合更顺畅了，那种“悲”的感觉”从乐谱里钻了出来。60多位乐手，60多种呼吸节奏、运弓力度、情感理解，而指挥所做的，是把这60多个“我”捏成一个“心往一块使”的“我们”。

对于指挥来说，这样的排练好像一场费嗓又费力的健身活动。“颤音稍微小一点儿开始。”“注意体现歌唱性。”到了关键处，安东忍不住挥棒唱了起来，用富于变化的歌唱情感为乐队做示范。“举起来，现在非常好！”第四章一处需要圆号强奏的乐段，安东抬起双

臂，示意乐手把圆号高举起来演奏。“这样处理之后一下子就不一样了，之前戴耳机听老柴作品真没注意到这样的细节。圆号的声音更加雄壮，很有金属音色，立体感扑面而来。”探班队伍里最年轻的乐迷、中国医科大学大三学生由伟东赞不绝口，“这就是看排练的偏门。”

尽管是同一个指挥，同一首曲目的俄语版，但每位乐手面前的谱子都有“专属密码”。因为所在声部不同，自身任务不同，他们除了要特别注意作曲家所标记的演奏细节，还要根据现任指挥的具体要求，用铅笔为谱子加入“注解”。“哪个地方打合拍，哪个地方打分拍，哪个乐段要跟双簧管合奏，哪个地方要换鼓槌，都得标记下来，做到烂熟于心。一个乐章里面，得换5到8次槌。”定音鼓

演奏员刘婷娴娴熟地更换着各种鼓槌，让坐在她后面的乐迷们看花了眼。

排练间隙，牛天元拿起各种颜色的鼓槌讲起来：“这一对槌1000多块钱，很名贵，需要精心养护。槌头不能碰，也不能长时间用手握着，汗沾上去很容易坏。天气不一样，环境不一样，鼓皮不一样，很多因素决定了每场所用的槌都不一样。”

“受益匪浅，不只是看热闹，也学会了更多门道。比如，指挥在排练中不是打拍子的，而是修细节的。安东指挥的时候，我感觉他不是在看指挥，是翻译——把柴可夫斯基心里的声音，那种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文化，翻译成我们能听懂的情感。”自称“交响乐‘小白’”的沈阳人谢晓宇说。他手里攥着一张提前买好的音乐会门票，眼睛里充满了“种草”后的期待。独自来参加活动的由伟东则在这里找到了更多的“古典音乐搭子”，走出排练厅的他们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。他特意提到看排练和看演出的不同：“平常看演出听不到指挥发表评论和指导，但排练的时候就可以，非常具有沉浸感。国内做交响乐排练开放的乐团屈指可数，这次机会弥足珍贵。”60岁的张爱杰从陕西来沈阳探亲，恰巧赶上了这次活动，“虽然我不是很懂交响乐，但我觉得今天现场感受到的震撼是来自心灵的，美好的音乐能缝补生活中的很多破碎。”

排练刚一结束，指挥家、演奏家们就被乐团团团围住，签字的、合影的，其乐融融。“老铁们，欢迎来听老柴。”在翻译的帮助下，安东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汉语水平，排练厅里又是一阵笑声。有人在收拾乐器，有人往谱子上补标记，有人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了几秒——这个普通的午后，老柴的第一交响曲不知道被翻来覆去磨了多少遍。而那被举起的圆号、被小心翼翼地握在手心的鼓槌、被一遍遍叫停又重新开始的瞬间，终会在音乐厅变成你耳边的风雪与火焰。

文化七日谈 QIRITAN

别让成功学挤进童书

赵丹

“少儿出版成了伪出版！”近日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一段痛斥少儿出版乱象的演讲，在网上激起强烈回响。他提到，当下许多畅销童书在“贩卖焦虑”，孩子们心中“没有故事、没有诗、没有远方”。

在郑重引用的2025开卷少儿图书销量榜上，占据前列的是《成大事业：我命由我不由天》《狼之道》《藏在破局思维》等读物。直到第57位，才出现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——曹文轩的《青铜葵花》。无须多言，当下童书市场里，儿童文学早已被功利性读物挤到边缘，让位于成人世界的焦虑与诉求。这份少儿图书榜单里，能看到少儿吗？仔细看了半天，才从字缝里看出来，满本都写着“功利”二字。

曾几何时，移动电话尚未普及，许多人的童年记忆里，闪烁着《海底两万里》的奇幻光芒，《一千零一夜》的丰富色彩，《草房子》的纯真记忆。一部部既有童心又有童趣的文学作品，在潜移默化中播种对真、善、美的向往，构筑了一个儿童本位的阅读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“大人们”尊重儿童的心智特点和情感需求，相信故事的力量、想象的价值和“无用”之阅读的深远意义。

少儿图书榜单变迁的背后，是童书市场从儿童本位向家长本位，甚至市场本位的滑落。一方面，不少家长陷入教育焦虑的漩涡，把阅读和有用画等号，选书只看有用与否，忽视孩子的阅读兴趣；另一方面，出版机构被流量与利润裹挟，渐渐放弃培育优质原创的初心，尤其是为压缩成本、快速变现，放宽审核环节，大肆生产短平快的功利化读物，进一步挤压了优质原创图书的生存空间。

就这样，阅读从一种主动的探索与享受，被异化为一种被动的、功利性的任务，失去了本该有的温度和力量。

半个世纪前，尼尔·波兹曼在《童年的消逝》中忧心，电视等媒介消除了成人与儿童间的“知识沟壑”，迫使儿童过早窥见并模仿成人世界的复杂，从而导致“童年的消逝”。而今天，在算法与流量的加持下，这些打着“童书”旗号的读物，难道不是以一种更隐蔽和“正当”的方式延续这一进程吗？

守护童年，刻不容缓。最为关键的环节就在于出版和传播。出版机构必须重拾文化自觉，完善审核机制，拒绝让劣质、有害内容披上童书外衣，用心培育优质原创，还给孩子真正值得读的作品。各大平台也应认识到自身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角色，优化流量分配机制，让用心创作的优质童书能够被看见。

广大家长更要做好“把关人”，摒弃功利化的阅读观念，把选书权还给孩子。某种角度来说，只有真正被儿童选择的作品，才是当之无愧的儿童文学。儿童是最纯粹的读者，可以敏锐地感知作品的温度。家长要尊重儿童喜好，引导孩子阅读经典，享受阅读，不被焦虑裹挟。

童书，是儿童最早的文学和思想启蒙，也是他们叩问世界的第一扇窗。而爱，从来都是儿童文学的母题。因此，守护童书，需要成人世界以最大的爱与诚意，轻轻拥抱下一代的成长，不催不赶，不功利不浮躁。这是一份庄严的承诺，也是一种深远的馈赠。

话剧《兵工屋檐下》研讨会在沈举行

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3月29日，以724厂为背景的纪实话剧《兵工屋檐下》研讨会在沈阳召开。来自辽宁省内的文艺评论家、戏剧专家围绕该剧的选题价值、人物塑造、叙事结构及现实意义展开深入研讨。

《兵工屋檐下》由作家商国华编剧，这位深耕工业题材创作数十年的七旬作家，结合自身近30年工厂生活经历，多次深入724厂走访老兵工人，以兵工劳模白桂珍为真实原型进行创作。

商国华说，白桂珍15岁进厂，曾在爆炸中身负重伤，却始终坚守岗位直至90岁，用一生践行了兵工人的使命。话剧通过白桂珍一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，生动诠释了“把一切献给党”的兵工精神，展现了沈阳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之责任与担当。与会专家一致肯定该剧的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，认为其以小切口折射大时代，还原了有血有肉的兵工人形象，传承了宝贵的工业精神，对激励青年一代、助力工业振兴具有重要作用。

《春山可望》英文版伦敦书展首发

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英国伦敦书展上，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正式发布《春山可望》英文版，让这部承载中国教育情怀的作品，正式走进英语国家大众阅读视野。

该书中文版于2024年9月出版。此次辽海出版社携手英国贝思出版有限公司推出英文版，拓宽了作品的传播边界，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最新成果。为实现跨文化传播，双方组建专项协作团队，在文本翻译、内容编辑等方面配合、打磨，确保英文版本适配英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需求，同时保留中国教育叙事的韵味与文化底色。目前，该书已与全球发行商达成多项合作意向。